



倾一城，送一人……

黄旭华院士遗体送别仪式在武汉举行，他的“赫赫无名”终被山川人民铭记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遗体送别仪式，于2月10日在湖北武汉举行。此前，黄旭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月6日20时30分在武汉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武汉气温下降明显，但从四处赶来送别黄旭华院士的群众络绎不绝。进入现场后，众人一齐悲呼：“黄老一路走好！”退役军人家属李俊便在这支送行队伍中，早上8时许，她已在寒风中捧花等待，眼圈泛红，语带哽咽：“三十年，真的是常人无法忍受的！我看到新闻后，就想着一定要带着孩子来送黄爷爷最后一程。”

“隐姓埋名三十年”，这是到场群众缅怀黄旭华时最常说的一句话。在参与核潜艇研制工作时，为保护国家机密，黄旭华一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。那三十年里，他默默将自己的名字沉入海底，他是无名的存在，却建立赫赫功勋，托举起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。

“我真的想见他一面”

2月8日，从广州去往武汉的高铁上，89岁的黄绍赞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儿。他几乎一夜没睡，一早就开始赶车，想去送三哥黄旭华最后一程。手机铃声不时响起，不停歇的来电关心，提醒着他正处在一场无法回避、再无逢时的别离之中。

与哥哥的“别离”，在过往几十年里时常发生。

1958年，作为国家最高机密，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，32岁的黄旭华接到任务通知时就被告知，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，且绝对不能泄密，要当一辈子“无名英雄”。“人家问我能承受得了吗？”黄旭华生前这样回忆道，“我说能，参加核潜艇工作，我就像核潜艇一样，潜在水底下不希望出名。”

于是，黄旭华成为中国最早参与核潜艇研制的29人之一，全身心投入到他所热爱并献身的事业之中。

“他是隐姓埋名三十年，而我从1948年起，足有四十年没跟他见过面。”黄绍赞表示，当时家里只能通过一个信箱代号与黄旭华保持通信，而他在那里、做什么工作，家中一无所知。

1972年，黄绍赞与弟弟黄绍美要到山西大寨学习，两人一合计，回程时拐个弯上京，去见见二十多年没相见的哥哥黄旭华。“去之前打了个电报，他回说，欢迎我们到北京看看天安门，看看人民大会堂，看看长城！我们约好在旅店见面，到了之后却没看到他，有人告诉我们，你三哥出差去了。”那是黄绍赞第一次去北京，拍的照片都仔细保留下来，他有遗憾：“这没有办法，但我真的想见他一面，真的想见面。”

1987年，黄旭华给家里寄去杂志《文汇报》，整整思念了儿子三十年的母亲曾慎其捧着杂志不厌其烦地翻看，直到在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一文中，看到老三媳妇李世英的名字才明了一切。这一年曾慎其已94岁高龄，她特意跟家中吩咐：“大家要谅解。”

“‘要谅解’这三个字那是太重要了，我三十年来身上的重担一下子就放下来了。”每每提起，黄旭华总热泪盈眶。

【图说】2月10日，人们在武汉市武昌殡仪馆大厅外排队等待送别黄旭华院士。 新华社发

花海中一张贺卡上的落款：“挺直腰板的中国人！”

2月8日起，连续两天，位于武汉武昌区的中船集团七一九所首次对外开放，人们自发前来悼念黄旭华院士。

“这两天很冷，小孩知道后，还是坚持要过来看一看黄爷爷，她在书本上了解过，还特别说要戴上红领巾。”市民王先生领着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坐了一个半小时车赶来，他们捧着白花，一路排队上台阶，进门，抬头便是黄旭华院士遗像。只见黄老面容和煦，被潜艇和海浪造型的鲜花拥簇着，鞠躬悼念后，父女俩都不禁红了眼眶。

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一早从汉口出发，前来送别黄旭华院士。对于他的功勋事迹，老人说着说着抽出手帕抹眼泪：“我们非常感谢他，他为我们国家作了伟大的贡献，整整三十年不回家啊！我们国家之所以这样强大，就是靠这样的人把我们抬上来的。”

外卖骑手李诚（化名）捧着花站在门口，跟顾客确认位置后，脱下防寒手套，郑重地把花放下，又鞠了一躬。“花是顾客的，这一躬是我自己的。”他提到，这两天群里骑手都陆续接到过送到此处的鲜花配送订单，这一单本来距离较远，一看是送花给黄老，他立马接单。

越来越多的鲜花被整齐地摆放在吊唁处，一片庄重肃穆的花海里，有人送来核潜艇的模型，有人放下一本《海底两万里》。26岁的张宁（化名）将自己带来的花摆好后，弯腰蹲身将旁边略显凌乱的几束花扶好。记者凑近时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指了指其中一张贺卡上的落款：“挺直腰板的中国人。”

2月9日，曾智从吊唁处出来，面色凝重。2012年，曾

智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，刚来到武汉参加工作不久后，在上海交大湖北校友会的某次活动上，第一次见到黄旭华。

“他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，鼓励我们干好科研工作。他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也告诉我们在工作中面对各种失败如何去调整心态。”曾智备受鼓舞，“我是医务人员，也从事科研工作，我们每天都在跟失败打交道，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。”

在那个一切都要从头摸索的年代，黄旭华带领团队在茫茫大海中探索核潜艇的奥秘，常常面临这样的压力。核潜艇，堪称集海洋核动力装置、导弹发射装置和自我支持系统的小型城市，起初研制时，包括黄旭华在内的所有科研人员都没有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。

为此，黄旭华提出“骑驴找马”一说，“实际上没驴也没马，先跑起来，找到什么骑什么，慢慢试，慢慢调整，运气好就碰对了，当然这个运气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基础上的”。他说自己用的都是“土方法”，比如用算盘计算核潜艇数据，用磅秤称量设备重量，连边角料也逐一称重记录……如此与团队共同攻克了核潜艇研制的七大关键技术。

1970年12月26日，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下水，1974年被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。

曾智曾不止一次跟着校友们去探望黄旭华。他一直记得，有次临走时，黄老非要塞给他两个橘子。俩果子握在手里沉甸甸，不像是橘子的分量，而像一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晚辈的勉励嘱托。

这是怎样纯粹的赤子？他是无名而赫赫的存在！

无声奉献者黄旭华，是怎样纯粹的赤子？

1926年，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（原海丰县），祖籍广东省揭阳市。他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崇德堂，所在后巷的两侧门楣分别写着“潜光”“隐德”。黄绍赞提及，小时候黄旭华和他每天都从这里进进出出，抬头即见，时间长了，这四个字就深刻地留在心里边了。

少年时，黄旭华走了四天崎岖的山路到用竹棚、茅草搭建的汕头市聿怀中学求学，而后又在战火硝烟中辗转多地继续学业，上大学后，他想“我在海边长大，那就学造船吧”。在大学里，他被同学戏称为“爱冲凉的广东佬”，会吹口琴，喜欢唱歌，会唱的歌抄了厚厚一本，还会拉小提琴，自嘲“比锯木头的声音稍微悦耳些”。

1958年，他埋头参与核潜艇研制工作，自此三十年“人间蒸发”。在他看来，水滴形是最美的几何形状。因为艇型是研制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难题，他选择了难度极大的水滴线形艇体，为此废寝忘食，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验证了方案可行性。

为节省时间工作，他头发长长了也不管，称去理发店排队浪费时间，妻子李世英无奈买了理发工具，自己在家为他剪头发，一剪就是几十年。生活里，他爱花爱鱼，有次从广

州出差回去，没买李世英叮嘱好的电风扇，反而一手提了盆兰花，一手提了袋金鱼。

1988年，他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家里，只待了三天，而后起身前往湛江，以62岁的年纪参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，他不顾危险潜到水下数百米深——核潜艇上仅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，深潜后承受的外压就是1吨多。

退休后，他一头银发总是梳得干净利落，露出饱满的额头，穿着西装，精气神十足；冬天时常围一条已经磨得起毛球的围巾，那是他母亲的遗物，他对母亲一直心怀愧疚，万分想念。

曾智去他家中拜访，听他说话从轻音逐渐越说越洪亮，越说越有激情，还带点小幽默，“完全不像九十多岁的人”。九十岁后，他还坚持工作，在研究所员工的回忆里，他常拎一个深蓝色、印有“中国工程院”字样的旧文件包，每天从北区的家属楼走去办公楼，下班再原路返回。如若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会驻足而温和回应。有时，他也会为一朵正绽放的山茶花停留，宛如邻家和蔼可亲的老人。

2月10日，在送别仪式现场，武汉市民陈先生说道：“就算我们到最后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对他的感激和尊重也不会少一分。”因为黄旭华，终是赫赫的存在。据羊城晚报